

此站已非昔日之  
能與司理同慶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原著：耶穌會士威廉兌爾  
繙譯：陳伯良司鐸

# 我能夠做司鐸麼？

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香港聖類斯工藝學校印

**A. M. D. G.**  
**ERO NE SACERDOS?**  
**(Shall I be a Priest?)**

---

Auctore: P. William Doyle S. J.

Interprete: 陳伯良司鐸

---

Nibil Obstat  
**P. Lam.**

Imprimatur  
**H. Valtorta** Vic. Apost

---

No. V. 1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uilding 1st Floor*  
**HONG KONG**

## 譯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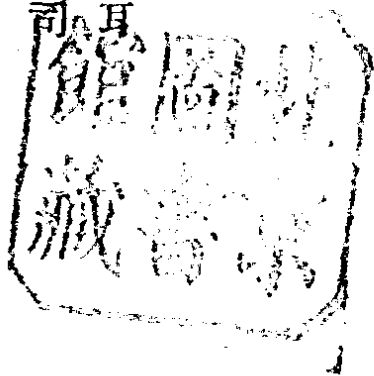
「莊稼多而工人少」基多這個感慨，幾二千年來，不停地常在我們耳際疾響着，催促我們竭力助成這個神聖的任務，就是喚起與造成多量的司鐸効勞於主之葡林。

凡是信友皆有傳揚聖道的天職，然而欲聖道之發展，不可無充足的司鐸，而聖道愈廣傳則愈須要多量的司鐸，是故喚起與造成多量的司鐸，也

是我輩的天職，且也正是可以安慰基多的慨嘆之善舉。

這部小冊，就是本着基多這個感慨，大聲疾呼的喚起我們信輩，尤其是一般做父母者，須努力爲這基多的葡園集募，造就衆多的工人而給我們產生的。

它不但給我們——尤其一般父母們很好的勸告，且詳細地講述着司鐸的尊位，威權，偉業……不只一般信者看了要頓生羨慕之心，即司鐸們讀



之，也要回憶起自己尊高的權位與偉大的使命，而更知自愛和善盡職守。  
這確是一本播植聖召的工具，冀各位信友多閱讀之，且廣爲介紹之。

一九三八、六、六。于惠陽多祝天主堂

## 第一章 一個小孩的問話

「呀，媽媽，耶穌是不是真的躲藏在那黃金色的小門後面呢？他時時都出不來的麼？他是永不會厭倦和肚餓的嗎？他又是怎樣的能够入得那裡頭去的呢？」

他說完了這話，那雙睜的大大的眼睛，充滿那很懇切的熱情，起勁的望着他母親的臉兒，他以爲耶穌躲藏在那聖龕裡頭是一種可恐怖的事情，不見得可真有其事的。

「媽媽，究竟他是怎樣進了那裡去的啊？」

他的母親歡慰地向他微微的笑，她覺得她前此給他講述過的話，確已深刻地印入了她這小兒——剛剛五歲的小兒的心靈了。她於是把他抱了起來，逕回到那小堂祭台前面坐櫓上去，給他講解聖祭的奧跡和耶穌真藏在聖體中的奇妙。

當他的母親講到天主爲何揀選了一些做司鐸，又給了他們怎樣偉大的

權能，可使至尊高的大主從天上降到地下來和我們同在一塊兒住着之時，他聽的尤其起勁。她告訴他，司鐸所能做的事情：他能如何滌除各樣的罪惡，教死了的靈魂復生；恢復那些破碎的心靈的安寧與幸福；在彌撒中把麵酒變成基多生活的軀體，并由他的手分施於他人作食糧。

「這一切都是司鐸所做的，列尼，那把耶穌供放在聖龕裏頭，教你可以來到他這兒，祈求你所愛的東西的也就是他了。耶穌常是很喜歡看着你前來朝拜他的；而且他永不會厭倦和你作伴的。也許，列尼，倘你祈求他的話，他將有一天還要教你做他的司鐸，而使你捧着他你的手裡呢！」

是日晚上，他母親經過那間小聖堂的當兒，看着堂門半開，便往裏面望去，發現他站在祭台的頂階上，台上的燈光剛照射着他那鬚髮的頭兒，他的臉兒滿示着一種混雜的嚴肅與熱烈的期望，他且伸開着那兩隻圓嫩的手兒，對佳那座聖龕低聲的說：——

「耶穌呀，你是不是在裏頭啊？媽媽說你在，可是，耶穌，這是真的

麼？」

他說了，就移過了一把椅子來，抓到祭台上了。

「他是睡去了的吧，——我要喚他起來」他喃喃自語。

嗒，嗒，嗒的聲音在那聖龕的小門上響着了。他停止了，彎着身兒撲前去等待答應。

嗒，嗒——他又敲打起來了。結果，他終於失望地嘆惜道：——

「阿，耶穌，我很憂悶你睡着了，因為我要求你使我做成一個神聖的司鐸。我想，我很切意的想做個司鐸，能够捧着你在我的手中，和時時親吻你的小臉兒啊，而今祝你晚安，可愛的耶穌呀，但明天你醒來時，我要再回到你這兒來，因為我要，我怎地切意的要將有一天做個神聖的司鐸啊！」

此時那安穩不稍動地站立在門外伺聽的母親的心靈，也大爲之跳動着，的確大詩人 Wordsworth 說的不錯：——

「母親到底依還是個母親：



這是人間最神聖的事情。」

然而列尼這種熱情却是非常正當的，因為切望得膺神聖的鐸品，是一種最高尙且能滿足任何孩童之心的冀圖。

可是，要是他果然明瞭公教鐸品那種尊榮的高位，和基多貴尙的聖召的話，他當不致作如是說。因為在諸受造物中，沒有一樣能比司鐸更是神聖的。他的整個軀體——手，足，口，目，耳，和整個靈魂全是被聖於上主的。

司鐸的軀體

在我們聖堂的聖櫃裏，儲藏着爲供祭獻之用的聖器，都有着特別的保管的，爲了它們由聖油的祝聖，而得有一種神聖的資格；它們因與耶穌的聖体和寶血之接觸，而獲沾了他一些兒的神聖，而不可以再供於平常的用途了。

司鐸的軀體也是一種神聖的器具。它是會爲主教的覆手禮與聖油所祝聖過，并因着童貞的聖愿而棄絕了俗愛與世樂，祇可服役於聖召上的，它個個脆弱而神聖的軀體是全能的大主之手所愛護的，有侵犯之者當受主之

譴責。古經有說「勿觸主的祝聖者，因我已把你們和別的人們選開來了，你們已當是我的了，」聖保祿也說：「你是尊高的司鐸，神聖的，無罪的，清潔的，遠別於罪人而被抬舉得要比諸天還高的啊！」

祝聖  
過

當一個被選者跪在祭台前，揚伸着兩手以待敷聖油的那一剎那，是禮節中更隆重沒有的時候。那時，主教敷聖油於他的掌上祈禱的手——說：「主，求你祝聖這雙手，使它們所祝福的一切都被祝福，它們所祝聖的一切都成祝聖且神聖的，爲吾主耶穌基督之名。亞孟。」

這才敷上聖油的手隨即被紮於雪白的巾裡，象徵它的潔淨與繫釋的權能，卽一般聖人們所特蒙的那種流血的印烙，也難比得上這些手兒所承受的「神聖，聖潔而祀奉於主的」這話來得那樣深刻。

於是，那救主聖潔的軀體將要安降於這兩手上：它們將要捧着而分施這神聖的生命之糧於千萬飢餓的靈魂；將要舉之以祝福那些無罪而寬釋有罪者；將要給人授行洗禮，主証婚配的聖約，和敷終油與病危的信衆，給他們修備永生之路。它們又將要多次伸合於聖台上和祈禱中，爲人靈哀求

上主。它們能斷折罪惡的鎖鏈，驅逐黑暗之魔於苦獄，并爲這萬惡的人世息免大主的義怒。

這些被祝過而神聖的手，不但能祝福，寬釋和振作一般人，且能供奉和觸摩那至尊大主的聖軀。

**仁愛**——「美麗哉那施善德，傳和平於世上者之足！」誠爲古經上說的，之足——這些就是那上主聖愛的使者之足了。它們常準備着趨赴於病者臨

終者之側；予以希望快慰，饒恕和解於負罪者。

它們每晨登上主的聖台，奉獻祭禮，和趨入那仁慈之座——告解架子；終日爲那些需要撫助的靈魂奔馳於街巷，或跋涉於山嶺溪谷之間。雖風雨寒暑無間。它們往往活像那主師的聖足，困頓於勸導罪人和尋覓亡羊。它們蒞臨的響聲表示一種救援，和挽回上主所愛的兒女們出那永火的深淵。

聖女加大利納常是這樣的想着，故她每當那些負着和平與仁慈使命的司鐸經過，必跪下恭吻他們的足跡。

傳報  
不和  
的口

司鐸的口是神聖的。它能說別人不能說的話。它每天在大日課上七次誦聖咏讚頌上主；告訴那些來告罪的以和解的嘉音：「安心的去吧，你的罪已獲赦宥了，」那些死去了的靈魂聽了這句話，好像親投於主懷裏，得了那赦罪的佳訊一般。足教他可以勇敢地確信地去見他的造物主。再如那「信者的靈魂們，你們去吧，主耶穌將以權笑 慈靄之容迎接你們呀！」的話尤其是上主所樂以俯聽的，因為他很痛愛他所拔選的司鐸啊！

每天早上這神聖而震動着的口兒充滿着愛情與熱誠，一說了：「這是我的體，——這是我的血，」就把那萬有的大主宰請臨到祭台上來了。此時，祭台上所有的已不再是那些麵餅與葡提酒，而是上主生活的聖體了。再一會兒，它還要浸潤於那從加爾瓦山架上的傷口湧溢出來的生命之源——人類救主的寶血呢。

這個確實是神聖的口兒呀，它的使命就是教人成聖，寬恕與撫慰；它的命令即那軍旅的大主也要俯從；它因上主所賦給的這種特權而教大國更

爲臨近，大地愈加光明起來了。

神聖的  
耳目

這神聖的眼目不復顧戀那些塵俗之物了，因它天天聖祭中對着那隱形於聖體裡頭的大主而得瞻那無限的美麗。

這神聖的耳兒能聽那從無數的心竅裡所揭露而旁人不可與聞的許多秘密。它是人世間一般悲戚和破碎的心靈、傾訴罪戾，苦惱與哀情而藉以獲得快樂之所。

印刻  
過的  
靈魂

在祝聖的典儀中，主禮的主教用聖保祿（赫伯來人書第五章）的話對被選者說：「你是個永久的司祭，爲敬獻禮物與贖罪的祭禮。」及主教的手覆到他俯着的頭上時，那永生的聖神就在他的靈魂上刻上了神奇的標記或特徵了。

古教時代猶太族的司祭額上常懸着一個刻着「主之聖者」記號的銀質牌子，而新教的司鐸則靈魂上刻着永不會消褪的，祝聖的神印。故他在上帝和天廷前，已再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一個累負罪咎的亞當的兒子，而是一個「第二個基多」了。

五傷聖方濟各說：「要是我果遇見了一個天神，和一個司鐸的話，那  
我定要先見禮於司鐸而後天神，

這就是因着他的靈魂刻有了「你是永久的司鐸」的神印；他是具有無  
上威權——能使喚全能之主的永久司鐸。

「永久的司鐸」——無論他一生聖善，或沈溺於罪惡之中；無論他大  
上享福，或被罰於永火裡，他總是「標記過，章蓋過，印刻過的，」而非  
世間任何權力所能破毀的，上主最寶貴的寶貝。

所以，列尼所說的：「可愛的耶穌，我要做一個神聖的司鐸」是很正  
當的，因為不拘人間的任何事業再沒有能比這被擢選為司聖台和拯救人  
靈者的生命更光榮更尊高的。

## 第二章 鐸品的尊位

主之  
特  
選者

回溯我們那良善的救主下居人間的當兒，黑暗重重的瀰漫着大地  
把一般生靈摧投於迷夢與苟安深處；唯有那僻野的高山頂上的一

個孤影莊嚴地跪着在那兒苦切的新禱，他低俯着頭，張開着兩手，哀懇聖父祝福他將要實行的偉業。

『天明了後，他召集了他的諸徒，從他們裏頭挑選出十二人來，稱他們做「宗徒」。』〔路加六，十三。〕

那教主特別顧愛着這個細小的團體，因為他們是他自天降來成立的新教的首屆司鐸。他們雖則是窮苦而愚魯的漁夫，但有上主的委任堅強着他們，使能善盡其「訓導與授洗」之責，因而他們這十二位中每一個都能始終善其職守，不辱乃師之名，他又賦與他們那大能的天神們所沒有的「繫與釋，」和變麵酒爲他的聖體聖血的無上權能。

他看着這些怯弱的門徒，對於這個聞所未聞的榮耀與尊位起了畏懼之心，就給他們說：『不是你們選舉了我，乃是我拔選了你們的啊；』『今後我再不叫你們做奴僕，而要稱你們做朋友，因為我所得聞於父的一切，我都已告示給你們了。』

『你們是地上的鹽——須以聖德的馨香調和人類的生命；『你們是

人世的明光」——該領導一般迷途之靈到我這兒來。

司鐸縱然深自覺得自己的大不堪和勿論怎樣深重的罪惡與過失，他總須毋忘却他那尊高的聖召——他是上主所特選者。

「我——這崇高無對的主——拔選了你們」的話不斷在他的耳際繞響着，（給他一種堅決的信賴）。

「我拔選了你們」這話教他成爲一個衆人所非常歡迎的上賓，到處獲居於尊榮的地位，備受人們的敬禮。他在人們的眼中簡直不是一個有罪的人類，而是甚多的好友，被選以成就一種神聖的偉業的，他於此應怎樣勿忘他所承受的種種殊恩呢！

聖瑪爾定 (St. Martin of Tours) 有一次偕同當朝的臣們被邀赴麥時慕 (Maximus) 皇帝的御宴。席間，麥皇遞給了他一個滿盛着酒的爵杯，請他送給席上一個最貴顯的賓客。聖人逕直捧了那杯酒掠過王公權貴諸人而恭置於他的本堂司鐸之前道：「還有誰人能比耶穌基多的司鐸，更堪當這樣的光榮？」



加爾里亞 Caolyo：『沒有較鐸品更高尙的職位會授於人，所以這可不是一種不勝讚美，不勝享受的尊榮嗎？』

司鐸的

天主願意人用祭禮來欽崇他。亞伯爾先敬他以首胎犧牲，殺淨而焚之於主前，作爲全燔之祭；諾厄爲頌謝上主的拯救而免於洪水

之禍的鴻恩，建設了一座高台來祭獻他，於是那『祭禮的馨香』世世代代永傳不替地天天升繞於上主座前。及至基多的降臨，那馬拉基先知的預言：『在任何所在都有聖祭的舉行，給我的聖名敬獻那純淨的祭品，』才完滿的實現了。——這加爾瓦畧山上可欽的聖祭，現在天天在彌撒中重新舉行着了。

這個就是司鐸的偉大工作了，像聖保祿說：『每一個尊高的司鐸都是從人羣中選出來，以任奉獻禮物與贖罪的聖祭的。』（赫伯來人書五·一）

聖祭是以人羣的名義而爲人羣的幸福，奉行的一種隆重和公開的敬禮；同時又是一種宗教的舉動，只有那些被特選而承受了獻祭的權能的人才

可以舉行的。是故沒有鐸品，則沒有祭禮。

每晨司鐸當開始舉行彌撒時說：「我將要登上主的聖台了，」爲的是，執行這種在上主與人類間的中人的責任是最偉大最莊嚴的奧跡，人世的罪孽常呼籲上主報復，而主所選的司鐸則「居於主與乖戾的人類之間」具着能回轉主之義怒，和給罪人淨得寬宥的權勢，代爲和緩。

往昔，當以色列民出居曠野時，民間作亂反對梅瑟與亞隆，二人不得已躲入聖幕裏面去避害。「主對梅瑟說：「你立即離開這些民衆遠去吧，我將要殲滅了他們。」但是梅瑟很愛惜他們，雖則他們是那般頑犢，悻悻，在這危急的當兒，他忽憶起了他大司鐸的權能和主所授他的那祝聖者的尊榮來，於是向亞隆道：「你且去拿提過爐來，從聖台上取下火和香料，把它燒着，趕速往民衆中去爲他們祈禱，因爲主的大怒就將爆發，巨禍就要降來了。」（當時瀕危幾死者有一萬五千七百人。）亞隆即時奔往那些正遭火劫的羣衆中去，提着爐獻香，並立於那些生死者之間爲他們哀禱。於是才停息了這大難。」

而今朝朝在千萬的祭台上，有二個亞隆站立着在那兒祈禱，且『以其神聖，潔淨的手』奉獻那和解與贖罪的聖祭，再次把那些應受的災罰制止了去，教上主因他的司鐸之愛情而中止了他所欲降的劫難。

基多的  
的  
愛爾蘭有一個很著名的判官，每天必先在他家裏的小堂聽了彌撒  
大使，才上法庭去。而且他必要親給司鐸洗手，替他穿祭衣，輔彌撒

，并用種種的法子來給那些在場的人表示出司鐸的尊高。

有一回他對人說：『當我在遊行時，心目中自念是國皇的代表，一切的人必須示我以我的地位應得的敬禮；然而司鐸是基多——萬皇之皇的大使，所以尤其應得我們所能表示的一切敬禮呢。』

『基多的大使，』這是何等威赫的尊銜呀！

他是一個大使：是那上天與大地的君皇所遣來給衆人施其『和平與善意』的使命的；他是一個救星：粉碎地獄的鎖鏈，和復還自由給一般爲罪惡的桎梏所縛的靈魂的威權；他是一個慰勞者：撫恤一般的心靈，恢復其所失落的幸福；他是一個上主的代表：以承繼他的偉業——『上天下地的

權能都已全授於我了，所以，你們去吧，去訓誨一切的民族……誰聽你們的，就是聽我……我和你們同在一起迄於世末——的！

曾有一位聖人，因天主的特寵，得見着他的護守天神，往常這天神本是在他前頭行走的，及他領了鐸品後，則在他的背後跟隨着。這說來也是不足稀奇的，因為那覆手禮所施於人靈那種神奇的變化，雖掩藏過了我們的肉眼，而天朝神聖却實已明鑒之矣。

拿波侖大帝也曾感歎說：「我不過能統治人的軀體而已，可是司鐸却能統治人靈；還有什麼尊位可能及得這個呢？」

### 第三章 鐸品的權能

上主拔選了一般司鐸，為能在地上的基多羊群中作他的代表，看守與保護者，且藉神品聖事厚賜他以豐足的寵佑和偉大的威權，俾能適宜他這尊尙的使命。

彌撒  
的  
奇蹟

多瑪亞金貝說：『現在已有了許多的司鐸了，基多已得被祭獻於很多的地方了。』正爲其如此，這神聖的祭禮已成爲一種見慣司空而不足奇異的事了。然而，倘基多未有囑咐我們這樣做的話，誰人胆敢去『做這個以爲記念我』呢？

爲獻聖子這個首祭，會須要很長久，很隆重的準備：數千年的祈禱，和對於那許下的救主的切望；那種殺『巴斯卦羔羊』的象徵儀式與奧義的禮節；那童貞母親的誕生，和裝飾她靈魂，致滿備諸美德以勝任她這個光榮的使命的種種工程；還有她自身三十年的隱遁生活，叛徒的出現；那些嘲笑與鞭笞等凌辱……直至染血的犧牲被舉懸於十字架上，而後才得完成這個首祭。

今日的祭禮則非有麵餅，葡萄酒，聖石；尤其是主祭的司鐸不可，因爲「不拘何時只有他才可以那神聖的話，邀請那光榮之主降臨下地，捧之於手上，領之於口中，并分施給一般信者，且同時那些天神們都要很恭敬

，嚴肅的環站在他的身邊朝拜那被祭獻的大主啊！」

聖伯爾納鐸 (St. Bernardine of Siena) 驚呼道：『司鐸的權能還要超過聖母瑪利亞的呢；她之供獻天主子於世，不過只是一次吧了，而司鐸則可能天天如是！』

當成聖體的那一刹那，這句神聖而威嚴的話『這個是我的體』剛一出於他的口，那『軍旅的大主』即時像光一般迅速的，從上天的寶座裡降下來了。於是那麵餅的體質完全消失了，此時他手裡捧着的乃是那『神聖而尊嚴的』，這新教的麥基色德，他的造化者，救主和判主。再過一霎兒，那『主之羔羊』，因了第二句的祝聖語：『這是我的血』已成爲『奧妙地被宰祭』了的。這就是因爲加爾瓦畧山上的祭獻，與祭台上的是完成相同的。你們在地上解釋的在天

↓ 也被解釋

給他以審判人們的罪惡和減釋他們欠結下上主的罪債。

『你們去自呈示於司鐸吧，』主說，『他是我在地下的代表，他手中

握有大主的權能；你們的罪惡不拘是恁地重大，恁地衆多或恁地累積的，只要他肯給你們赦宥，我就寬免你們了。他那赦罪的權柄，他的威能是絕對的，因我會給他們說過：「你們在地上繫的，在天上也繫着的；你們在地上釋免的，在天上也是釋免的。」

一般負罪的人確信着「上主是忠實的而決不會食言的」這句許可，奔投於司鐸足下揭示已罪。他知道他不是告訴給一個平常的人，而是一個「第二位基多。」故他謙躬而誠實地傾訴他心靈的祕密，雖則他的一生全是罪的圻紀錄：鄙蔑上主的愛情，妄用主之仁慈，他的愆尤與罪孽的數量堆積至比山還高，比海灘的沙還多。

也許他曾自招取那殘酷的毀滅；也許他失盡一切的寵恩與功德；也許他的愛德消逝，信德與望德薄弱；也許他靈魂上供奉着的聖神和他種種的神恩俱渺，那一墮落而永不可復出的無底深淵，又已迫近他的腳下了，此時他的心靈填滿了哀愁愧恨，可是他所說的，旁人却永不會知悉；然他一聽着了「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赦你於諸罪」的話，他靈魂所荷累的重輓

立時，——永遠的消失無蹤了。

於是，那愛情的聖神重臨這塵寰的宮殿來，驅逐出那黑暗魔力；他那因罪而失却的恩寵與功德全數恢復起來；那永獄之門遠閉過去了；這前此與主爲仇而該遭永苦的靈魂，此刻重新再成爲上主的愛兒，天國的嗣子。

聖人們雖曾屢行過起死回生的奇跡，而他們知道他們却不免將有一天還要變爲灰土；惟是司鐸所行的奇跡可要比這個更來得偉大的多呢，因他不但復活已死的靈魂，且給它以永久不滅的生命。

會有一個政府的官員做完了告解感動的說：『呀，神父，請你告訴於世界吧，委實沒有什麼能比得上我在這裏所得於你脚下的快慰，天主賜了我富貴與光榮，但我不會拒絕過那虛假的愉快，和肉慾邪樂，然而那些較之此刻這寬赦的快樂，簡直是烏有之烏有哩！』

天國

的

鑰匙

比辣多對耶穌說：『你不知我有權刑罰你，和有權寬釋你麼？』

耶穌答他說：『你原沒有什麼來反對我，若沒有從上賜給

了你的話。』



司鐸深自曉得祝聖時所賦與他的大權能是「從上賜給的，」是爲着一般信賴於他照管的衆人神靈上的救援的。他給他們所獻的孩童授洗，使成爲上主的兒女；唯有他能解脫罪惡的鎖鏈，和復還那恩寵的「禮服，」要是他絕跡於人間的話，那彌撒聖祭也要同時停止了，甚多也從此不復從那光榮的寶座降臨了，那生活的聖軀前此多時所幸留的聖龕也將要永成爲空虛冷寂的了。

他被委任的那種備辦神聖的筵席和分施那生命的聖餅。天神之糧以饌養一般爲愛情而饑餓的靈魂的榮幸的職務。他的手能祝福婚姻的締結，敷聖油與病者，和撫慰，堅固，赦宥那臨終的靈魂，使健捷地向永福之途前進。再者，他還掌握有「天國的鎖匙，」他的威權且要超越過死亡的界限之外，因他那「繫與釋」的權能在告解聖座上所斷定的決案，是上天永恒的法庭所批准的：

可是。人世太不重視上主的司鐸了，對於他所應有的表示也太沒注意了。他豈不是會爲它除免了無數的罪罰，給多人得過許多的寵惠，顧恤過

一般困苦的心靈，從永火裡救出了很多的靈魂嗎？雖則那些明白的人給他以他們對於基多的大使應有的情愛，尊敬與禮儀，然而他許多時爲人所輕蔑和嫉視，他愆尤與過失則特別的被張大，加重了起來。

司鐸聖德 司鐸因披上了聖召的盔甲，是成善一種最強有力的利器；倘再加之以他個人聖德的神力，那更成爲了地獄的恐怖了。

在法國 (Lyons) 里昂不遠的亞爾斯 (Arb) 小村裡，約在五十餘年前，有一位謙樸異常的本堂司鐸。他並沒有人們所見於一般偉著的人物的什麼特別才能，他的學識是那樣短拙，致他的主教猶豫不敢卽陞擢他；而他既少才能，又欠口才可爲之助，然而，這位可敬的本堂之對付一般人，却具有一種奇特和神秘的能力，這就是他個人聖德的能力了。

他最後三十年的生活，常是一樣不變的。夜間只有三小時斷片的休息，起身後卽坐在告解架子裡，赦宥和安慰那每年來自遠近千千萬萬的信衆。他常以克苦，屈辱爲樂，勤篤於祈禱，挽救人靈皈歸於主，和他那芳烈的生活之善表與聖德的威力，感化那些最頑固的罪人。

聖方濟各沙勿畧也是一位聖德絕凡的司鐸，他能於短短的十年時間，豎立十字聖旗在五十二個的國土上，和親手投洗過百萬以上的異教人。

著名的樞機主教拜隆 (Cardinal Perrone) 常對人說：「倘只有學問，就是以駁倒賈爾文異端，那我自負其責；可是爲感化他們則必須差遣這備有聖德的方濟各沙勿畧 (St. Francis de Sales) 了。」

聖德勿論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種超善的偉大的動力，至於司鐸的聖德尤具一種導引衆人，震懾地獄和勝獲上主之心的威能。

## 第四章 司鐸的工作

**拯救** 「拯救人靈」這句話在許多人的嘴裏，簡直成了口頭禪，但是注  
**人靈** 意到在這種事業裡，埋着頭兒苦幹的那些人們的，却是很少很少

咧！挽救一個生命固是一種英勇的豪舉，而值得任何人的欽佩的；然而挽救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以奉還之於上主，世人却反置而不聞呢！

救火  
呀！

救火

呀！！

沒多年前，在愛爾蘭的一個城市裏頭，有某一間貨倉突遭大火，火勢是那樣的兇猛，致整間的大樓不數分鐘內已完全成了一團烈烘烘的火燄了，裏面的人已各自拼命的逃生去了。當人們以為內裏的人已全數安然脫了險之際，忽而人羣中發生了一個恐怖的呼聲，衆人的眼睛都隨着望上一個在樓頂的窗門上去，發現那兒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兒，灰白着臉兒，恐懼與失望充滿了他的眼睛，在那裏盡力的掙扎，意圖扯脫那窗上的鐵條子逃出，可是到底終是徒勞，他於是祇有慘切的伸着手兒求救而已。此時那熾紅的烈焰，愈來愈高，看着就將要把他捲入懷裡了去。

一般勇敢的人都奮狂的要闖將進去，但都被羣衆拉回頭，因為已是不可能的，直是一種狂妄的舉動而已矣。『那梯兒已燒着了，』衆人這樣的呼喊，『屋頂就要塌下來了，主，救救這個可憐的孩兒吧，他的生命就完在片刻了！』

過了一會兒，走出了一個救火的勇士，突然衝進了那怒吼着的猛焰裡去。此時，死般的沉寂鎮壓了羣衆的每一個，即那些勇敢的人也爲之驚駭得臉兒盡灰白了過來；各人都想不能再可與這位勇士見面的了。既而見着他手摟着了那孩兒安穩地站在上頭，衆人不禁同聲歡呼起來。轉瞬間，那勇士已極敏捷的抱了那孩子安全下來了，同時那被燒得透紅的屋頂也崩塌了落來。

誠然，這確是一種英烈的壯舉，堪教衆人的心都爲這位英雄表示驚佩；但是，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不錯，他救了一個孩兒的生命，然他所惠賜於他的不過俾他在這悲苦人間，這個『涕泣之谷』多活着幾年而已。可是一個靈魂呢？挽救一個靈魂呢？這有什麼意義？這就是說，從那地獄永無了期的慘刑，那深無底的火坑裡救出那些可憐的靈魂，而給他們換得永久的天國不可言傳的福樂來。此二者，實不可同一並論者，更不能有比較的存在！

拯救一個生命——那不過給它再給延長多幾時的生活——既是一種可

貴，神聖的行爲，那末，拯救一個靈魂於永遠的苦厄，更應該是怎樣的善舉呢？倘在生命最後的那刹，那我們能够這樣說：『現在天堂裡，有一個善靈，苟非因着了我，當已陷落在永苦之獄了。』我們該怎樣的快慰呢！又假如一個將死的人，能在他的的一生中，回憶起他曾幫忙過也許一個的靈魂得救了這爲他是怎樣有慰藉的感想，是怎樣的使他所有依靠的往聽主之審判呢？！

誰能估量一個聖而熱誠的司鐸，在救靈事上所能做的工作呢！『我以爲說每一個司鐸是至少五千個靈魂獲救，免於地獄永久的毀滅的工具，絕不是一種誇張的話。』這是多隆多的總主教海治 (Archbishop Lynch of Toronto) 說的話。

上主有時賜他以赦宥瀕危的罪——這是在這最後的一霎間，從惡魔的把握中攔奪回他來——的快慰，然而這榮偉的勳業的極大部分，却在他的眼簾背後掩藏了過去。抑有進者，他勇往直前的爲每日中死亡的那拾四（五）萬衆——（據一般的調查。每週人類的死亡率度在百萬之數。）——奮作

那永無止休的惡戰；他并且很明瞭他每天爲罪人們所獻的彌撒聖祭的無限代價，那至聖寶血的拯救能力，和爲那些基多主會爲救他們而死的靈魂，禱祈他聖心的憐憫與恕宥。在司鐸是怎地容易的事情。

廣大

一般讀過聖方濟各沙勿畧行傳的人，當忘不了他凝視着四周那衆多的民族浩嘆的哀聲：「靈魂呀，靈魂呀！呵，主，給我靈魂吧！  
稼作的

『而今日的呼聲是：『司鐸呀，司鐸呀！請給我們遣司鐸來吧！』因爲那廣大收穫已在期望着，可是沒有人來聚斂它哩！一個在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司鐸說：『給我打發半百萬的司鐸來吧，我儘能馬上就給他們很多的工作。』

菲律賓群島會發出一個悲悵的佈告說：『赫爾德主教約有整百個的堂口缺少管理的司鐸；卿德烈主教則有六十多個。有屢萬的外教人要求領洗，但沒有人可去訓導他們啊！』

華色爾神父也發表說：『我在中國所治理的堂口，長達百英里，闊五拾里：這裡頭共有七百五十個市鎮，每個市鎮的人口由五百以至廿五萬不

等，然而爲担任這樣巨大的工作，我不過只有兩個司鐸而已。」

美國的異端固遠不如中國之甚。但阿列港 Oregon 的主教 Christie 這麼說：「在這合衆國裡無宗教的人數約在五六千萬之間，這些人都該使之皈依公教的。」

「在英倫的大部分人民」Rochester 的誓反天主教，曾公開演講說，「不但不崇拜全能的大主，或信仰耶穌基多，且還絕對不認識他，也許他們對於穆罕麥德或孔子認識的還要多些呢……他——上主在這千千萬萬的人中，實際上，除了給他們作咒誓的資料外，是不爲所認識的。」

倫敦主教講及他的「外教教區」說道：「其中曾入教會的沒有百分之三。在那許多整條的胡同，大小的巷道，和那較野僻的廣闊地方裏頭的百姓，簡直活着不識有大主的存在。」

連前除掉那些所謂信仰基多者不計外，全球還約有拾萬萬的外教人。把他們肩比肩的排列起來，可成爲四十萬英里的長線足以環繞地球拾七週。以之列隊巡遊起來，爲經過一指定地點，每人作一打鐘計，雖日夜不停



的行着，輪到這巨大隊伍來了的一個，爲時須三拾一年半的時間。

咳，四拾萬英里長的外教人！他們每一個都是上主的愛兒，可是都不知道他的聖名啊！

耶穌會司鐸(Père Grou, S.J.)說：「基多曾做過些什麼事業，曾受過些什麼苦難？他雖則只爲了拯救一個的靈魂，也是所情願的。故此一個靈魂的獲救，是上主寶血的代價，是上主聖死的代價，是基多所貢獻以明示一個靈魂的貴重，遠非我們所能了解的那至偉大的聖祭的代價。」

「倘你果能眼看一個靈魂的美麗，你必要萬二分的愛惜她，致教你除了靈魂以外，再不要向天主求些什麼的了，」聖女瑪大肋納巴齊說。

「主說，看吧，我將要打發許多的漁者去，隨後我還要打發許多的獵者去啊！」（日肋米亞拾六章）

親愛的讀者，你也何不去成爲這些「漁者與獵者」之中的一個呢！

## 第五章

## 我可能做司鐸麼？

有什麼  
要緊  
的條件

大數宗必約第拾世，爲整頓教會會貢獻過許多偉烈的事業；在這  
些偉烈的事業中的一椿，就是對之一般將領神品的候選人，擬定  
了一些必須有的條件。

一般神師們每每側重於堅強的內在傾向于司鐸位的需要，謂這是上主  
聖召的確定暗示；又謂假如必須有聖神那可以感覺的推動，和晉鐸的那種  
熱望與冀圖的話，那麼，真實的聖召是不能有的了，而詐僞的事情反恐難  
免。

那注意於事實，謂聖召乃是上主的自由恩賜，主之所以特選一些人而  
不選其他的人者，也是因着這個恩賜，是以這個寵召當是那蒙恩的人所內  
在地領會的；沒有這個內在的寵召而期獲這個尊高的地位，逕直是一種狂  
妄的篡圖，是聖保祿所譴誡的說：「無說何人都不得擅取這個尊榮加之己  
身，除非那些像亞隆一般的爲上主所召選的人。」（赫伯來人書五·四·）

觀這個不確切的講論之結果，實與聖教會本意適相向背；曾有許多青  
年具着堪當一個聖能司鐸的一切才分，唯因他們欠缺了對這職位那可感覺

的傾向，或對於這任務發生畏怯和恐怖之故，而被稱爲沒有聖召的。

一九〇九年一個法國的神學教授若瑟拉希東 (Canon Joseph Lahitton) 司鐸發表了一本「論聖召」*La Vocation Sacerdotale* 名著。他在此書中講述聖教會的傳統觀念，謂聖召并不在於任何主觀的感覺，或傾向於「*Affairé*」這職位，不過那被選者必須具有一種合宜性或適當性以表明之；而那真實賦之以聖召的，乃是那些主禮的主教們於施行祝聖之際，他又謂爲主教們所當求於一般被選者只須有多瑪斯與亞爾方溯二聖所舉的三個條件：「品行的端淑，適宜的學識與正善的意志」已足矣。換言之，這里所需求的與說是有聖召的青年，毋寧說是聖召的候選人，就是那些因着他們的誠善與適宜，得允許去承受主教在祝聖時所賜予的那聖召的殊恩的人了。

比約第十大教宗召集了衆樞機主教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爲研究這個問題，這個特會完全認可了拉司鐸的立論，這決策已爲一九一二年七月二日的聖諭所批准了。

從這聖諭的曉示觀之，今可確定的幾點如下：——

〔一〕鐸品聖召并不須要包括什麼內在的傾向，或聖神的策勵；〔二〕那所要求於一般候選人者，就是：「正善的意志和適宜的品格與才能——猶如在他優良的舉止與足當的學識上所表現的一般，足以明示他爲善盡這司鐸之職，將有很穩固的期望；」〔三〕凡具有這些條件的人，主教在祝聖是準可無疑地施之以真實的聖召了。

著名的神學大家懷爾斯司鐸 (Rev. Fr. A. Vermeersch, S. J.) 在他那『修會與人格』的偉論中，指出鐸品聖召的兩個標記：「一個是消極的，就是沒有任何的阻礙（例如，軀體上的殘缺，病疾……）；一個是積極的，就是有堅實的決心，和上主的扶助爲奉事他於這神聖的職務上。」

他所提出的問題，就是：「你的志向是純正，你的體魄與才能可否足夠？」你所以求爲司鐸者，可不是欲獲得一種容易，舒服的生活，或所能加於你的榮譽與尊視，抑祇（是）爲能在這地上的基多神國裏效勞呢？須知一個司鐸更能多忝辱天主的光榮，和破壞救靈的偉業與自身的聖善。倘你

果是如後者所說的，才可以無庸疑你是否『那個會被拔選以任神聖職守與使命者』(宗徒行實一章)抱定樂觀和穩固的觀念，而放心趨赴主之聖台，因主已惠垂着他聖愛之眼於你，把你作成爲他的了。

## 第六章 邪魔的詭計

那狡猾至極的邪魔——『人類能大仇敵』深知得司鐸的威力，和他之能如何破壞地獄那堆殘人靈的惡謀，是故必出盡其九牛二虎之力，與一萬九千套的詭計來阻止這聖召的種籽生長，和抑制那些希望將有一天要榮登主之聖台者的心靈裏那種神聖默示。

甲 鐸品的

責任

很多英勇有爲的青年，因一想起了司鐸肩上所負荷的那重大的責任，就像被冷水澆背般的要覺得勇氣淵沉，雄心煙逝去了。

他們明白那威嚴的高位與祝聖時所授予的權能，以及那『給誰多的，向誰要的也多』的警告。他們臆想心與手的那種神潔，行爲的聖善，和那所期待於這些至聖聖所的司守者的各種聖德的芳表；他們感覺得照理人靈實爲一

種極其沉重的負擔，不可冒昧承受的任務，況且那鐸品的祝聖，雖賦人以一種恩召，但這并非說這一切的人都善自獻其身於祝聖，那末，豈不要遭「倘若他沒有出世的話，這爲他是還要更好的了」如基斯這個覆轍的慘禍了嗎？

這些都是那惡魔的詭計，當以那宏大的信心與依賴那絕不會拒施助佑於他所拔選，以從事他那偉業的人們之主的聖善之心以克勝之。因如聖伯爾納定說的：「天主絕不會召選人而同時不給他足够的聖寵以達到他所被召的目的。」

乙 鐸品 雖則說這鐸品聖召道上的危險不少，然而這裏的扶助與保障

的

危險尤多。誘惑，雖是司鐸所自感覺的，大都發生於意外的所在。

他須用心避免那些爲他而設的陷阱；他尤須準備着應付身靈的種種危險：「城市中的危險，林野間的危險，僞兄弟們的危險，」尤其是那「能把他像麥子般的來篩簸的」沙旦的嫉視與仇恨。雖則如是，但司鐸曉得基多「會爲他祈禱，使他的信德不致頹喪，」這是以鼓勵起他奮鬥的勇氣：他

又有那從每天的聖祭，大日課的七種祈禱與那神聖的任務的寵佑，堅固着他的力量，於是，他大可安穩地放心信賴他主帥的允許了。

丙 才能 不少的人因不自信自己的才能，或怕不能求得一個司鐸所需的

缺乏的學問，而迴避了這個大主的聖役。一般人在研求學識上都不常是很敏捷的；但堅忍和苦勵的恒心，每比那天才飛一般的敏速反更為有效。樞機主教捷拜時說：『經驗告訴我們，堅確審斷力雖祇有中常的造詣，而對於宗教還要遠勝過那燦爛的天才而缺少實施，緣因可以運用天才的機會鮮，而可演練常識與謹慎的機會却是時時現成的。』

聖教會不久以前，曾擢選過一個短於天資，又欠求學的智慧，致教他的上司多次勸他離開修院的人——若翰·維亞納(St. John Vianney)——當她的司祭。這個可敬的司鐸——亞爾斯本堂 Curé D'Arx 常講及他為預備講道理所感覺的煩勞與痛苦，他自謂這是一生最大的難題。然而沒人能比他那樣衆多的人來諮詢種種的難題的，而他的答案又是那樣的充滿着精深的意識，與那在祈禱中所獲的天上的明智的啊！

丁之善  
不足  
及以上諸詭計不售，那奸狡的邪魔則變而自飾爲一個光明的天神，裝出那種偽熱誠的模樣來了。他以各人自身的罪垢，和不堪承當如此崇高的聖召的思想，堆入一般青年候選者的心靈，使他回憶他幼年。初屈服於誘惑時所犯的愆咎，和他是怎樣的貧瘠不德之事，縱然他此時已有了穩固的善行與聖德。

至於那些染上了犯罪的惡習，而不能自脫的，他則巧施之以主曾給梅瑟的警告：『不要走近這里來，因爲你所站着的地方是神聖的所在！』若捧舉那至聖神潔的大主，實非他此刻所可能幹的，至少須至到他們有了充分的憑據可證明他們果是『手潔心淨』的之時才行。

但是，這并不是說，已往的罪惡阻止人領受鐸品，聖伯多祿，聖奧斯定和許多別的聖人們，也曾大大的獲罪過主，而他却没有拒絕錄取他們於他的特選者之列。

文年樞機主教 (Cardinal Manning) 說的很對：『主所召薦爲他的司鐸的人，有兩種：第一種是那些貞潔無罪者；第二種是那些回頭自新的罪



人。此二著的前一種，固是大不相同，然而他們的目的却是相同而一的。他們各從遠異的途中趨到這聖台上來，都是一心一志而同乎那至高的大司鐸的全善的。」

修道院中多年謹慎的訓練，祈禱的習尚與自制已壓服了那往昔猛烈的情慾，把靈魂一時比一時的更滌淨了罪垢的痕跡，俾恃着祝聖的寵佑以完成主所開始的偉業，和教這些懦弱而不堪的受造物得膺這司鐸尊崇的職任。

「如果這不是你的聖召，沒人敢要你去當司鐸；但是，倘若鐸品是主所給你預備的花冠，如你拒之不納，這是怎樣大的損失，而你將有一天要怎樣的後悔哩！」（Rev. J. M. Telen.）

## 第七章 給一般父母們的話

一般爲父母者，極少有實現他們所具有的那種陶成兒女人格，與籌劃他們來日的事業的巨大能力的。須知那幼小的孩兒從上主的手裡給他們產

生出來，對於行善作惡都具着極大的可能性；他好像那細嫩的樹木，可以訓練之使長成爲正直而優美的，或曲而扭之使變爲乖惡而醜陋的。

許多的司鐸，能够回憶起他們的童年，而自要覺得非常的感激他們父母嚴謹的看管，祈禱，善表與懿行，因他們今日之所以能獲享這神聖選召的幸福者，實是這些之使然也。上主在他們家庭裏設下了榮顯的座位了；那司鐸的心志的想像已在他們幼稚時的眼簾中輝映着了，耶穌與瑪利亞的聖名已最先在他們的小口裏學誦着了。那些聖人們的傳記，是他們在小搖籃裏所習聞的，在母親的懷抱中行那孩童的祈禱。過了不多幾年後，他們竟光榮地穿上那雪白的聖衣與司鐸的長袍跪在聖台前恭獻他們的首祭了；當他們在那些不可眼見的天神們中移動着的時候，這可不是大主已拔選了他們做他司鐸了嗎？

他們這樣一步一步的在教誨勸誡之下，被領導着過渡了青年的諸般危機，末了，他們那祝聖過的手舉置於那些導引了他們到主的聖台前來，而奉還之於他們所自得來的造物者的頭上，給他們祝福。

可惜，好些父母們竟把這可貴的聖召視作家庭的災患呢！他們也許不致於直接去制止，那上主所播植於孩兒們心靈裡，爲追求更高尙的命運的切慕，然却不肯與以若何勉勵。他們祇給他們講述其他職業的好處，例如：律師，醫生的聲譽，兵家與外交家的光榮之可圖，而忘掉了聖味增德 (St. Vincent Paul) 說的：「大地間沒有比鑄成一個司鐸更大的事業，」  
「沒有比做基多的大使，爲拯救人靈而苦幹，更尊貴而更光榮的選召。」  
因此，無怪乎那懷着事奉萬皇之皇這至高的希圖與熱望，或追求這不可比議的鐸品尊位的青年，是這般的稀少。

法國的樞機大主教 Cardinal Mermillod 說：「公教的婦女們，你們那串親的心還未熾熱着上主的聖愛，而足以具有那培養司鐸的懷抱，呵，懇求上主教你們的家庭能多奉獻兒子於教會吧；祈他使你們得有那祭獻的勇氣，和叫你們能產生出一個宗徒，來宣傳上主於人類，事奉他於聖台上和光照此世，這不是超越一切的一種偉大而煊赫的委任麼？」

雖卽是一般未有兒子的父母們，也能爲上主的大軍旅効很大的扶助。

這是一樁不可否認的事實。法國近年來的那聖召數目之暴增，誠大有賴於一般聖論聖召的書籍，例如：『信德年鑑』(The Annals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公教傳教區』(Catholic Missions)等刊物之普及。• 授予這樣的一本顯淺的小冊給孩子們，也許就是播種聖召種籽於其心靈的方法，這就是教他們意想他們也能將有一天成爲這麼的一個。

有一個富有的公教婦人，自獻身於培植一般窮苦的孩子，以入鐸品的壯舉；她每年培助三百零五個的修士，這樣在三十年裡費了她浩大的資財，雖則其中有許多未克達到他們的目的，然而她的慷慨與犧牲，卽在此世也已收穫着酬報了。她自己說：『我有一個華籍的司鐸，在他晉鐸的第一年中已授洗了一千五百個的外教小孩，其中大部分因父母的失願，領了洗後卽辭世升天而去了。但這千五百的小孩之獲救，脫於惡魔之手，不過是他當司鐸一載的工作所收穫的一部分而已。』

奉獻兒子於上主，和他的偉大事業，爲一般父母或許是一種祭獻或犧牲，然而幾時當他們看着他們的孩兒高立於聖台上，手裏奉着那至聖的大

主之際，他們的喜樂真是世間沒有什麼足以比擬的呢。

下頭就是一個母親，在她的兒子舉行首祭的早上所寫的一封信，祇有一般父母們可能領畧此中深長的情感：——

「憎我一同讚頌上主吧，我現在已是一個司鐸的母親了。回憶二十四年前當我得了這一個兒子的時候，你可也記得我是怎樣的充滿了濃厚的快樂的了。我看見他活着在我的身邊，我伸開了兩手到搖籃那兒去，以證明我這個夢想確已是具體的實現着了。可是，今天這全佔了我心靈的愉快與情感，又是怎樣的的不同，更是怎樣的高尙，真是前此所得未嘗試過的呢！」

——「我現在是一個司鐸的母親了」——二十四年前那雙我所愛吻的幼嫩的手兒，現在已是被祝聖以供捧那生命之糧的手了。

那曾因我的輔翼而得獲了光明的悟司，現在已被拔選去爲大主服役了。

那我所撫養，顧慮和在病危中，曾爲它挨過了許多瞞不着眼的長夜的

軀體，現在已是祝聖了的了，它將奔馳於外以挽救罪人，教誨一般無知者，供施大主給那些尋找他的入們。

那顆心兒——貞潔無玷的心兒，除了我的外，曾未與第三者接觸過的，現在已是神聖的了。

幾時上主引領一個迷途的罪人到他跟前來，他很知道當用什麼話來勸導他，教他重返那光明正路上去，誠然，他是要去施行善德，追縱着耶穌聖心做它一個忠實的司鐸的。

他在那兒高高地，莊嚴地站着；他的面容表現着光采，我在那去聖台不遠的座位上，看了爲之狂喜到發怔而不敢稍動。一刹那後，他向聖體下跪了，我此時很靜默地似乎想要聽他的思想。我不能祈禱了，我只能一字一字說道：「全能的天主呀，我感謝你，我真的感謝你，這個司鐸前此是我的，我已鑄就了他了。他的靈魂是我靈魂所灼熱了的，他現在已再不是我的，而是你的了。祈你保存他遠離開邪惡黑影吧。他是出於此世而是俗世的人，請你迴護他，使永不致得罪你。全能的大主，我愛你，我也愛他

，我且恭敬他：他是你的司鐸啊！」

到了領聖體的時候，那輔祭的小孩看見前去就念了解罪經，獻祭者即轉過身來對着我，并舉起了他的手，這就是他所施於他母親的赦宥了。我的兒呀！他咽嘆了，我想；他拿着了聖體盒兒向着我走來了，這是怎樣的結合啊！天主，他的司鐸與我。

我可會祈禱了否？我也不得而知。一種異常的安寧佔據了我整個充溢着愛情與感激的心靈。我的主，我的兒呀！我確是權樂至極的了。我一生中曾有過了好些甘怡的日子，可是這却是最愉快的一天呢！因為這是我首次得有那將怎樣與上主一同享的永恆無終的日子一些兒概念，請了，再會吧，我不能再多寫了。」（錄自Towards the Altar）。

（完）

異說流行

不可不看

# 真理學會

紅色小叢書

- (一) 教宗論無神共產主義之通牒 定價港幣二毛
- (二) 我曾加入過共產黨 定價港幣二毛
- (三) 共產主義的策畧 定價港幣二毛
- (四) 共產主義的哲學與實施 定價港幣二毛

24

532008